

敦米浆作品
DUNMIJIANG
(台) 敦米浆 著

敦米浆



你那边,几点?

幸福的人啊,千万要记住,
好好珍惜眼前这个人,这个时刻。



你那边,几点?

(台) 敷米浆 著



万卷出版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08年第424号

© 敷米浆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你那边,几点? /敷米浆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敷米浆文集)

ISBN 978-7-80759-674-5

I.你… II.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441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94千字

印张: 8.75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瞿洪斌

责任编辑: 李文天

特约编辑: 陈 蔡

封面设计: mini

ISBN 978-7-80759-674-5

定 价: 24.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我想说些自己从来没说过的部分。

二〇〇二年开始在网上发表创作，直到二〇〇三年在台湾出版了第一本书。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写下去，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个浪漫的相遇，时候到了，就应该让他结束。不需要解释什么，也不需要去坚持任何东西。怎么知道这样写着写着，已经超过五年了。

二〇〇四年眼睛出了大问题，让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而我认为这是上天要我停止写作，要我离开这个城堡的时候。

我在这个城堡说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好多人搬着板凳跟着我一起在故事里头长大，当我以为我要摘下说故事的皇冠离开时，心里头真有很多寂寞。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日凌晨，我在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

等待我的是未知以及迷惘。

我发觉自己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却破碎了某个部分的自己。

事隔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感到巨大的快乐。

也许就在那个硬铺火车上，我把自己脆弱的灵魂，那些自己甘愿破碎的部分都遗弃在火车上。不知道谁捡到了？他有没有好好帮我收拾起来呢？

二〇〇五年内地巡回一趟，我的收获无比巨大。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没想到一离开就长达一个半月。

我终于体会到自己以为的城堡，其实只是穿戴着纸做的皇冠，来一场大雨，这皇冠就要糊掉了，终究成为一团纸糊。

而这场大雨，却是来自我的眼睛。

我在这场大雨之后，在写作这条路上当了逃兵。

消失的这些日子，其实每一秒钟我都在怀念创作带给我的快乐以及痛苦，曾经有一天我在大雨倾盆的台北午后，自己一个人打着伞，漫无目的四周游荡着，想找回那顶皇冠。当然我失败了。皇冠被雨打湿了以后，就不会是原本那个皇冠了。如同我的眼睛，永远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模样，我看到的世界也再不相同。

但是我感到巨大的快乐。

因为我的世界不同了，于是经过了很痛很痛的挣扎之后，我抛弃掉那顶可笑的皇冠，也不再汲汲营营去寻找。有没有城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找到可以站立的地方，等着大家搬着板凳，或许有人愿意也搬一张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坐着，听我说故事，在里头看见你们笑了，你们感动哭了，你们听着听着若有所思了。

对我来说都是快乐。

因为有这么痛的挣扎，这个快乐对我来说无比巨大。

我还想说呢。

不管有几个人愿意听，我都想说下去。

我的右眼看不见了，我还有左眼。不知道左眼先生可以撑多久，我希望可以很久很久。一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说故事了，我想我会怀念这一切。

我来了。

我想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想一直说下去。

跟着你们一起变老。

以下为二〇〇五年在内地巡回之后，回到台湾写下的文字。

当成自己的纪念，也跟当年见过我，跟我一起微笑的朋友分享。

苦行僧

我拄着彷徨的拐杖远走他乡，

西安的古城墙，钟楼上的昏暗月光。

天津市街的苍凉，

我在鼓楼的阴影下遗忘所有的行囊。

回到了南方，才惊醒原来梅州是我的家乡。

广州的豪情万丈，新会，珠海，佛山，

我的鞋破了还不知道前面的方向。

北京的秋凉中秋无月光，突然思念起宝鸡的人们，

以及开往汉中的硬铺火车上。

我托着前进的钵，孤单是我唯一的袈裟。

悲伤地匆匆回到我熟悉的海。

这里遇到的第一场雨，让我心慌。

寂寞中我才惊觉，原来这个世界多么的嘈杂，

我只是关上我的耳朵。

李文学
2008.12

自序

一天周末，跟着朋友到了金山的海边。朋友告诉我，这趟的目的是为了看夕阳。

我喜欢海，喜欢夕阳，所以进了观海的餐厅，屁股还没坐热，我就要求服务生替我换位置。

“我要到前面，可以正面看到海，看到夕阳的位置。”

桌上放着“已预约”的字，服务生却没有拒绝我。他心里大概想，这个戴着墨镜说要看夕阳的人，真的很怪。

大概吧。

于是我看着海，看着海边来来往往的人们，等着太阳落下的时候。

当然，耳边不时传来表演的乐团调音的声音，小小破坏了我想安静等待的感觉。这么说也许有点不礼貌，但是看夕阳，似乎比较适合在自己心里放音乐，而不是从耳朵听见音乐。

我就这样看着原本应该称呼为“太阳”的东西，慢慢成了“夕阳”，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开口问了朋友。

“为什么太阳会变成夕阳？”我问。

“没有变啊，还是同样一个东西。”朋友阿凯说。

你那边，几点？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今天我们来看太阳？”

“因为太阳快沉没了，就想换个名字消失，比较浪漫吧。”

由于我是个喜欢胡扯的人，所以有个也喜欢胡扯的朋友，很合理。耳朵听着他胡扯，不停跟我解释夕阳的“夕”在闽南语听起来，就像死掉的“死”，太阳掉下去就死掉了，所以叫做“夕阳”。

我把阿凯从躺椅上头踹下去。

“你为何这么矫健？”阿凯问我，“脚这么贱？”

“因为我想看看你会不会变成夕凯。”

阿凯还是阿凯，没有成了夕凯。

所以在我眼里，太阳还是太阳，没有成为夕阳。

是什么名字，其实也不太重要。我只是在享受太阳离开前，给我的最后一点温暖而已。

我总是这样。永远待在原地等着，然后安静看着一切走开。每个人都会走，只是我总喜欢当最后一个。

从二〇〇三年踏入写作的路途开始，我也看了很多风景，见了很多人。他们来，然后走了，在我的眼里我还是那个我，不会因为即将离开就改名叫做“夕米浆”，听起来就像糙米浆的孪生兄弟。即使有一天，我如同金山海边的太阳一样消失在地平面，我想我还是敷米浆，永远都是。只希望在我跟着太阳离开地平线之前，我可以脱下我的墨镜，勇敢地看着阳光。如同以前的我一样，什么都不怕。这两年的我，还是一样静静地等，等自己的眼睛舒服一点，等计算机开机，等人们跟我说话，或者不跟我说话。我都还在，只是没有说话罢了。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还留着，甚至也会跟我说话。就这样，其实也过了好些日子，我什么都没做，只专心养病的日子。

其实我们都在等，你跟我都一样。都在等这一切什么时候会消失，也许有那么一天。

我很安心。

因为那一天到了，我还是敷米浆，即使太阳已经变成夕阳。而我们，你，还有你们。我们回想到这些年来一起对话的种种，都是甜蜜。

你那边，几点？

序章

如果夏天是一口会烫人的平底锅，那么雨季大概就需要一台脱光回忆的脱水机。

“生日快乐。”透过话筒，她说。

“谢谢你，不过还有两个小时。”我笑了。

“那我应该会是最早祝福你的人吧！”

“是的，一直都是。”

“时差真是奇妙的东西。”她说，“差了两个小时，却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存在着。”

五月十二日，晚间有些闷热。夏天应该早已经到了吧。话筒贴着脸颊好像还流了一些汗，我讨厌这样的感觉。

“生日有什么愿望呢？”她说。

“我啊？我希望……”我想了想，“我希望……”

“什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两个小时后的未来，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是一样，我又不是真的在未来。”她笑了。

我也只好跟着笑了，未来?!

挂了彦伶的电话之后，我突然好想回去。把左边脸颊上的汗水擦干之后，我望着电话发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未来发生什么事？”

我又想起这句话。曾经我也存在于别人的未来，而现在我却希望另外一个在未来的人告诉我，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好想回去，突然好想回去。然后再听一次你亲口问我，亲口对我说。

“告诉我未来发生了什么事？”

“未来的你，会不会一样爱着我？”

这是你说过的话。为什么呢？我真的非常想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过就忘的话，我却永远都记得？

你那边，几点？

1

选择了一天的二轮早场电影，从早到晚不停歇，

直到电影院关门前的最后一刻。

打算用这种方式跟太阳道别。

那么再见了。

五月十三日，下雨。我喜欢下雨。从好几个月前就计划好了，所以这一天我请假。差不多是在挂上彦伶的电话之后，我简单梳洗了一番，接着躺在床上像被棉被宣判我可以参加下一届残障奥运的姿态，难过着。

没有人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的生日在刚刚书桌上面那个很假惺惺的仿冒古老挂钟的十二声笑到笑死人的钟声之后，宣判了我又老了。妈妈呀，为什么我小时候作文写“我希望快点长大”的时候，你没有送我一顿升龙拳？至少在我年幼无知跟圣诞老公公许愿的时候阻止我，搞不好就是我那时候的愚蠢心愿被那个大胡子老家伙听见了，所以我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你说，像这样的我，是不是把自己打包捆一捆拿去资源回收比较好？搞不好那个收资源回收的骑脚踏车阿

伯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肖年仔，这个要放在厨余哦！”

去你的，去你的全世界都喜欢过生日的人。去你的花好月圆花爸花妈橘子柚子。好啦，花爸花妈橘子柚子都是卡通人物，他们是无辜的。不小心，我就睡着了。我梦到了那年我们大学，我跟油条还有馒头三个人开着车，暑假美好的时光，三个罗汉脚约定去挑战剑湖山世界的G5，看谁可以坐五次下来，还不把前一天吃的炒面送给剑湖山的售票小姐。好像是大学三年级吧，连那是一九九几年还是两千零几年都说不出来。回忆就是这样，你没有时常拿出来像阿松讲古一样碎碎念，没多久就会被记忆封箱了。

三个人，第一天去玩水，以为可以看到比基尼辣妹。结果那些辣妹身旁都有刺青的猛男，或者打着赤膊游泳玩水，脖子上还要绑着BMW的车钥匙的混蛋。第二天去挑战G5，油条变成法国面包，馒头变成大亨堡。而我，从米浆变成奶茶。谁想出这么无聊的活动。然后我想到了最后一天离开前，我们窝在斗六市区的二轮电影院。一个人六十块就可以吹一整天的冷气。第一部片忘了是什么，好像地狱怪客还是天堂怪咖。第二部片是活人生吃，我看到那只狗跑去楼下的时候，鼻涕、眼泪都差点喷出来。

“不要欺负那只狗狗！”我大吼，然后就醒了。

我还在房间里面，书桌上那个很假惺惺的古老挂钟当当当，响了三下。我拿起电话。

“油条。”我说。

“你手表坏了哦？”他在电话的那头说。

“没有吧？”我看了看，“还在跑啊！”

“那你这个时候打电话来？”随后就是一狗票的脏话。

你那边，几点？

“我刚刚做梦梦到我们一起去看湖山。”我说。

“我的妈呀，说好不要提的……”

“我不是说遇到鬼的事情，我是说，我们还是大学生。”

“都叫你不要提了，”油条哀怨地，“大学怎样啦？”

“如果你醒来发现回到大三，正要陪我去上秃头的课，你会怎样？”

电话那头发出了很长很强大的，杀猪般的呵欠声。

“我会打给馒头，问他是不是也在念大三。”

“然后咧？”

“逃课去打撞球啊。”他说。

“还会做什么？”

“你叽叽歪歪的，又思春了哦？”

“你才歪歪的，我都放得很正。”我低头看了下裤裆，“我才不是思春。英雄不思春，只是近黄昏。”

“生日快乐哦。”油条对我说。

我愣住了两、三秒，对着手机发呆感觉并不好。

“谢谢啊，你记得。”

“废话，因为明天就是我生日。”

“还是谢谢你啦。”

“不要思春了，这样鸡鸡会长不大。”

“我才没有。”

“她又打给你了，对不对？”

“哪个她？”我说。

我发誓我用最大力量假装一点悸动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没

人拿榔头敲我的心脏。

“哪个她？”我重复一次。

“你不要问两次，问两次我就知道你装傻。”

“为什么？”我故意这么问。

“第一次你问自己，第二次你想问谁？”

“你说话很深奥。”我说。

“已经很久了，拜托你，该把一些东西丢掉了。”

“噢。”

“快去睡啦，我明天还要上班。”

“噢。”

那个很假惺惺的挂钟在我挂了电话之后响了一下。凌晨三点半。我突然想起这个钟是黄若琳送给我的，当兵回来之后搬到这里，无意间从箱子里面发现了它，于是把它挂起来。距离前一次收到礼物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把它收好，时间到了再拿出来。油条你说错了。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学会不要丢掉了。不要丢掉了，真的，然后想象有一天它也会当当地响起来。

然后我出发。

* ** ** ** ** ** *

出发了，我穿的像只是要去楼下拿报纸那样轻松。正确来说应该是“轻快”，很轻便，动作也可以很快。我要去斗六，那个我跟油条还有馒头都说好“莫再提”的地方。油条是个警察，不过他每次都骄傲地跟我解释他的职位，什么维安特勤小组什么碗糕的，我总是有听没有懂。总

你那边，几点？

之是个很了不起的警察，听说之前围捕某个绰号叫做“猛龙”还是“强龙”的通缉要犯的时候，他是最前线的一员。

“你有没有包尿布？”我听到的时候问他。

“有穿防弹衣啦，尿布。”

他告诉我，趴在地上等着攻坚，把防弹衣脱下来，架在自己前面，趁着行动还没开始的时候，拨了通电话给自己的女朋友。

“打给她干吗？交代遗言吗？”我好奇，但没有恶意。

“你这个臭嘴狗，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关心你。”

油条说，其实也没说些什么，就很寻常地问候寒暄，要她早点睡。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关头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当时想些什么？”

“没想什么。”

还记得油条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放空。我好像抓到了什么东西，那东西却像空气，不明不白。

我跟油条还有馒头是高中同学，油条的女朋友是我们高中学妹。馒头不是警察，跟我一样是个惨淡的大学生，差别只是我延毕了一年还是没考上研究所，馒头那个家伙却随便就上了一间不错的学校。

油条名字是陈俊宏，馒头叫做江宏翔。如果有一天我老了，而我是个伟人必须写回忆录的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两个人好好记上一笔。“陈俊宏与江宏翔误我一生”，或者“受害者陈×宏与江宏×卒于公元……年”之类的吧。

每回跟他们出去，总是在我身边品头论足一些有的没有的。例如：

油条：“你看那个女的，胸部大到让我想念妈妈。”